

托尔斯泰谈幸福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王志耕译



01-9-188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托尔斯泰 谈幸福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王志耕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谈幸福 /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王志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1673 - 2

I . ①托… II . ①托… ②王… III . ①幸福—通俗读物 IV . ①B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24871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托尔斯泰谈幸福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王志耕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ISBN 978 - 7 - 100 - 11673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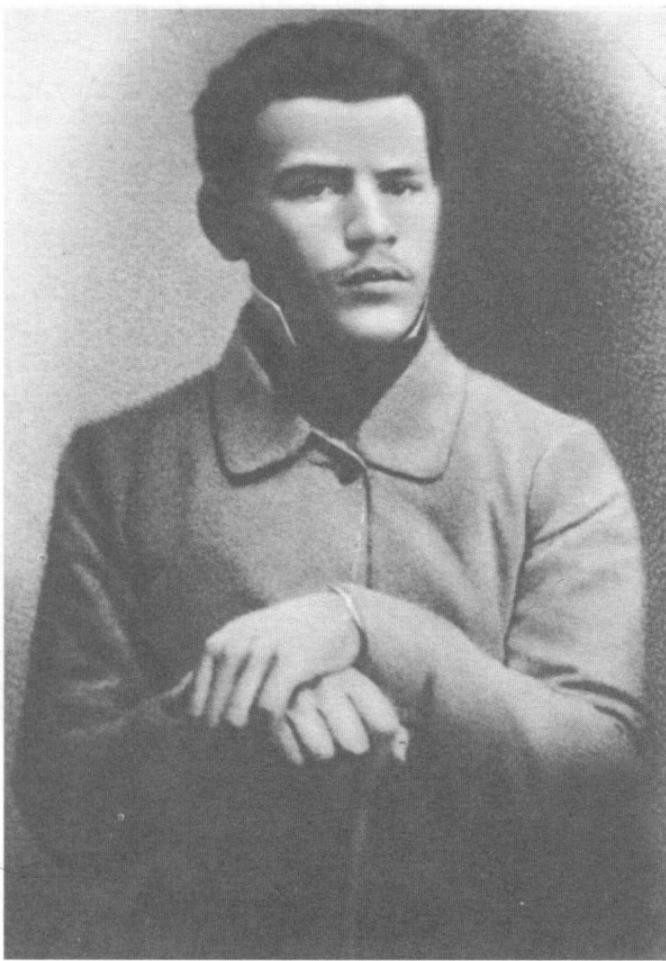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8.75 插页 8

定价：43.00元



1851年，因厌倦上流社会的空虚和无聊，托尔斯泰随同长兄奔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战。

Leo Tolstoy





1854年，托尔斯泰加入多瑙河部队，参加了克里木战争，在战斗中看到了士兵和平民出身的军官的可贵品质，加深了他对平民的同情，以及对农奴制的批判。

Leo Tolstoy





1862年，托尔斯泰与17岁的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结婚，并完成了中篇小说《哥萨克》。在这篇小说里，他第一次提出了与贵族社会决裂的问题。

Leo Tolst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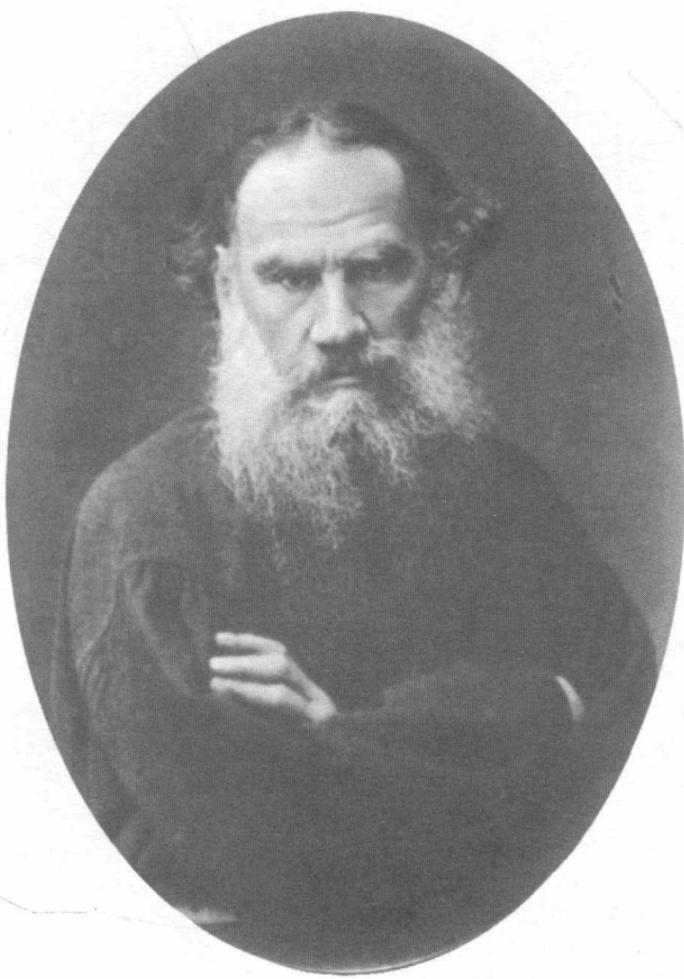




1868年，正是托尔斯泰思想的激变期，在这一年秋季，他对叔本华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Leo Tolst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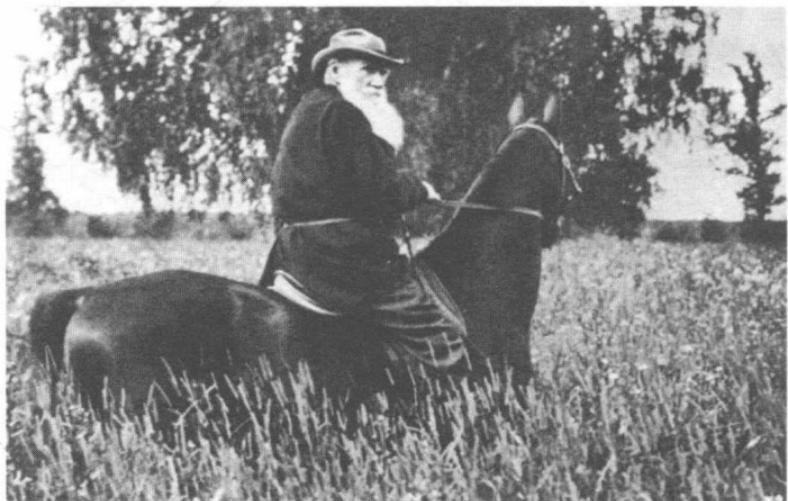
1885年，托尔斯泰已近晚年。此时，他的思想更为激进，指斥自己以前的文学作品是“老爷式的游戏”，更热衷于政论和思想性作品的编撰，本书即为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Leo Tolst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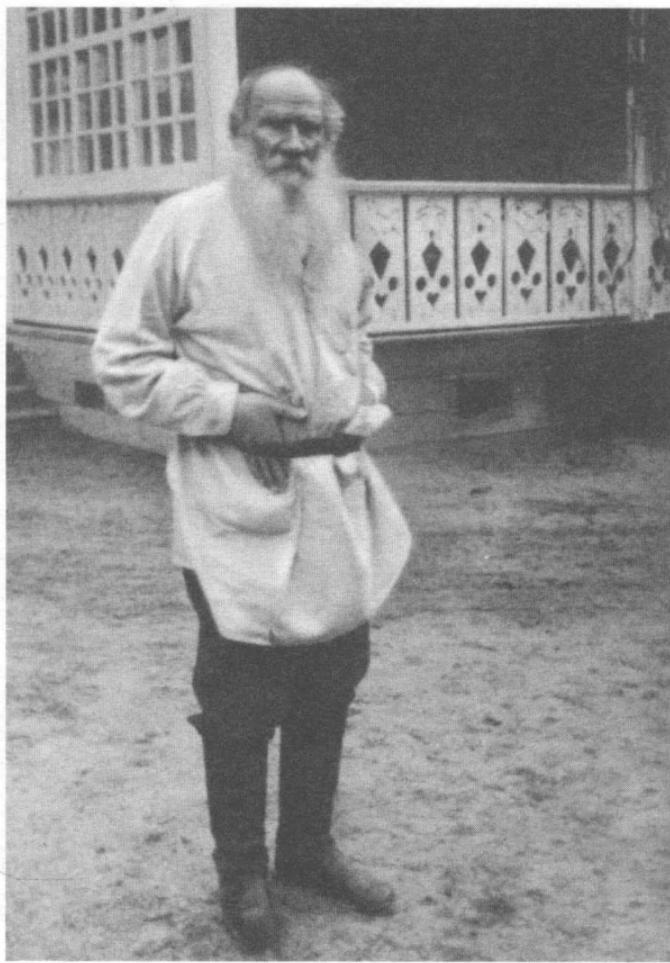
1892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和他的家人在公园里饮茶。



1908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和他最喜爱的马。

Leo Tolst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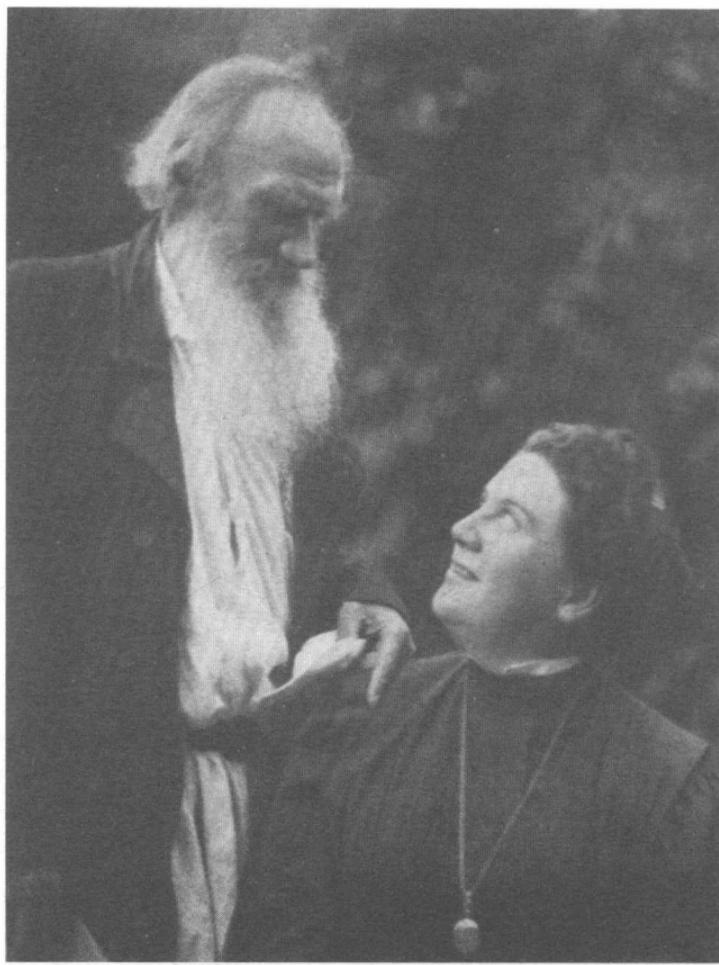




1908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在自家的住宅前。

Leo Tolstoy





1908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

Leo Tolst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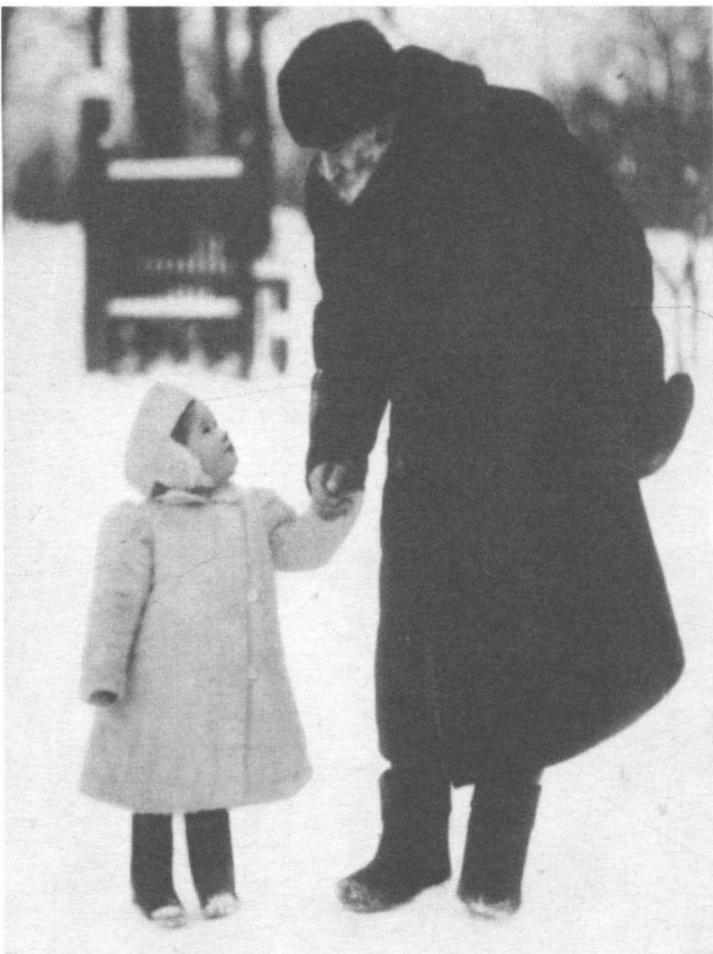
1908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下棋。



1908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和伊利亚·列宾。

Leo Tolst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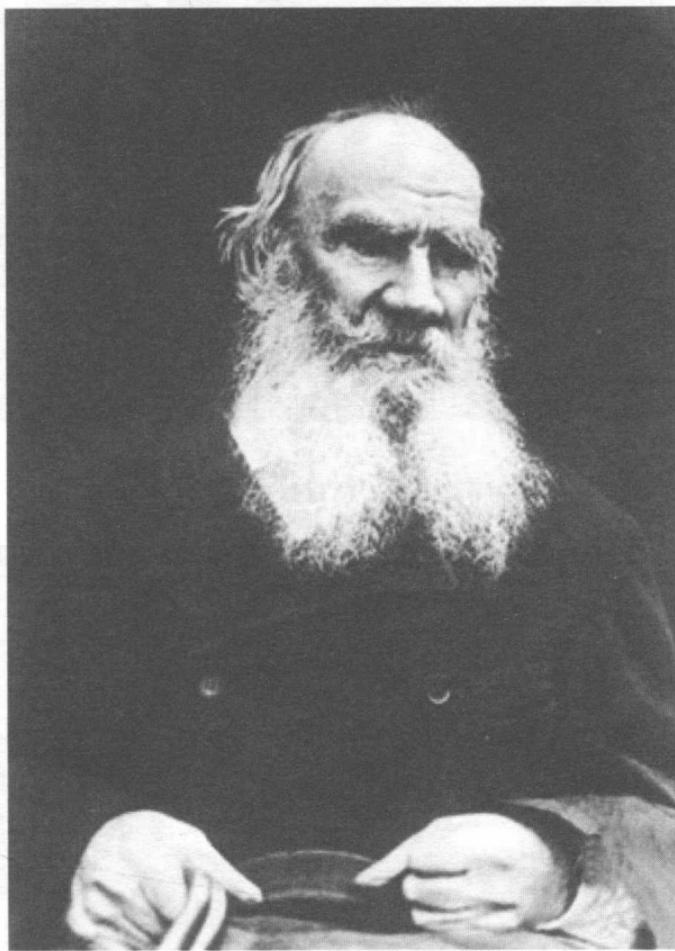




1908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和他的孙女。

Leo Tolst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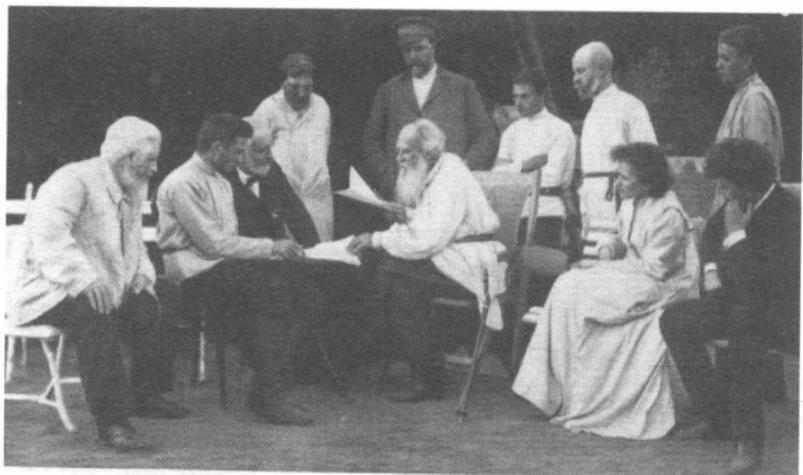




1909年，在村子里。

Leo Tolstoy





1910年6月，梅谢尔斯科耶湖。



1910年，托尔斯泰在书房。

Leo Tolstoy



编译者序

大家读到的这本书是从托尔斯泰生命中最后一部著作《生活之路》中摘编出来的。原书中带有托尔斯泰本人以及那个时代的浓厚色彩，有些思想不太容易被理解，所以，我们对其加以重新编选，以便大家更清晰地领会托尔斯泰的生活观。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托尔斯泰的创作热情更多地让位于思想的传播，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试图把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以更直捷的方式传达给民众。他弃绝了东正教会的种种学说，力求在恢复真正基督教义的旗帜下建立一套新的教义体系。正如许多思想家都努力使人相信其思想的深远渊源一样，托尔斯泰并不想表明这套体系是他的创建，而要让人们意识到，他的思想乃是历代哲人最优秀的思想的反映。因此，他开始通过各种途径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选取其中精辟的言论，来佐证他的思想理论。其次，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比他此前所发表的政论更易为民众所接受的形式。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他读了中国的语录式哲学书籍，如《论语》的译本和德文本的《道德经》，古罗马的箴言录，法

国启蒙思想家的劝谕性读物，和古代俄罗斯的一些文献，其中有一本俄罗斯正教会编纂的文选，叫作《阅读圈》。托尔斯泰由此得到启示，他在1884年3月15日的笔记中写道：“应当为自己编纂一个《阅读圈》：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利乌斯，老子，帕斯卡，福音书。——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在这个想法确立之后，十几年期间，托尔斯泰为了这个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先是在1903年出版了《哲人思想录——每日必读》，1906年又出版了篇幅庞大的《阅读圈》。这两本书都采用了日志式的语录及文选体例，以一年为周期，每日表述一个主题，但在不同的日期，主题交替出现，显得较为凌乱，它们更像是资料库式的著作。为此，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着手编纂《生活之路》，依照专题写成31章，每一章出版一个小册子。但托尔斯泰直到逝世前才整理完全书，却没有能看到它的完整版问世。

托尔斯泰在出版单册版时有一个几句话的说明：“收集在这里的思想属于各种各样的作者，从婆罗门教的、孔子的、佛教的文献，到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及许许多多古代和现代思想家的著述。这些思想的大部分内容，既有译文，也有经过改编的，它们做了这些改动，使得我不便再注上作者的名字。在这些未署名的思想中最优秀的部分并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世界上那些最伟大的哲人。”当然，《生活之路》绝不仅是一部“编纂”之作，而应该说，这部著作正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或者说，“托尔斯泰主义”的全面总结。关于“托尔斯泰主义”，我在《生活之路》中文版的译后记中做过详细的说明。但我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托尔斯泰主义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关系，毕竟托翁最初编纂此类读